

錢

龔

詩

餘

自序

書曰詩亡五六月付印爲心聲凡以發抒胸臆遣
興陶情也顧工於詩者輒於詩之源流宗派區分類
別往往近則心摹力追遠則律聲韻必斷言於其大
而所謂家尙古者謂作詩如摩挲古鼎而摩挲專
家公猶以爲不然夫詩之言者莫如三百篇其所

錢合龍詩存

以重輜軒之采者爲其有關於國政之治亂興衰風
化之貞孀澆淳可以鑑得洪汝冲詩存徒草木鳥
獸清詞麗句爭妍闢巧而已也後世忌諱日深風氣

洪汝冲詩存
跋題

自序

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蓋言爲心聲凡以發抒胸臆遣興陶情也顧工於詩者輒於詩之源流宗派區分類別性或稍近則心摹力追格律聲韻必蘄合於其人而後當所謂專門名家尙己人皆謂作詩須揣摩專家余獨以爲不然夫詩之最古者莫如三百篇其所以重輶軒之采者爲其有關於國政之治亂興衰風化之貞媿澆淳可以鑑得失而裨時事非徒草木鳥獸清詞麗句爭妍鬬巧而已也後世忌諱日深風氣

日薄漸失古詩本義趙青藜解孟子詩亡然後春秋
作一語曰詩與春秋相表裏皆人心之精爽也故余
亦謂詩所以抒寫性靈性靈之道自然若必欲搜腸
翻笥諸態並作以蘄合乎古人何家何派是不啻取
己之性靈而入人之軀殼並以人之軀殼而汨己之
性靈也雖清詞麗句爭妍鬪巧又何裨於國政治亂
興衰之鑑風化貞媿澆淳之規哉昔之爲詩者未必
不苦心樵思以揣摩古人而漢魏也六朝也唐宋元
明清也終不能不囿於一代之風氣而不可相蒙豈

其揣摩之不工歟抑性靈之不同歟此中當有自然之道存非可襲而取之也性靈不存而唯詞華工巧之是求所謂摩曼之容難欺冰玉之潔滛哇之響不中黃鐘之聲又何樂此煩惱呻吟爲哉夫余非弁髦古人標新領異好爲一家言薄專家而不爲也特余本勞人不欲刻意搜索以自苦又不欲附炎仰息依傍門戶以標榜其聲氣偶有所得吮毫伸紙不復點竄興盡則止亦唯自適其適而已是詩非詩固不自知又安知夫漢魏六朝唐宋元明清諸家之派別支

分哉生逢亂世其聲也哀固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陽明昔倡良知之學當時儒者猶培擊不已見吾詩
者更當噓而哇之

乙丑春三月金縣王永江自序

鐵龕詩存初集世序

昔孟子有言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此言士之立志者然也爲詩之道何獨不然古來豪傑未必皆能詩而真能詩者人自必推爲豪傑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其所以執牛耳騷壇卓然千古者豈徒以範形軌貌字摹句仿以寄人籬下哉夫亦以讀萬卷書成一家言不悖乎古人而亦不拘乎古人而已矣繼此以還世之臻斯詣者蓋鮮今乃於吾友王君岷源之詩見之曩者余官

京師嘗耳 岷源與其介弟海峰昆季名吾奉人士
咸以爲晉之機雲宋之坡顓爲欽遲者久之其後乃
緣李君芳園以識海峰又因袁君潔珊以識 岷源
芳園潔珊皆余生平道義交而又深佩 岷源昆季
者聲氣之通苔岑之契有由然已乃海峰於京師一
面遽赴玉樓而 岷源又以仕祿爲養親計宦轍勞
勞終歲無暇竟不得賞奇析疑樂數晨夕無如何也
客冬張君仙舫忽遞到 岷源詩稿一冊屬爲點定
余於此道毫無心得奚足以辨其得失顧以聞聲相

思傾蓋如舊之人一旦捧其集而快讀之不啻造其
堂而聆其警歎樂何如也此余所爲自忘其陋而不
顧信口之雌黃者也乃 岷源不以爲謬且屬爲之
弁言嗟乎不文如余烏足以序 岷源之詩然以相
知之深如 岷源又豈可以無言乎哉今夫士之所
以特立獨行而能迥超流俗者不能不效乎古人亦
何能盡肖乎古人使爲士者舉凡一言一動一笑一
嚔一惟古人成法之是遵而毫無從容自得之趣其
不見哂於方家也幾何今觀 岷源之詩其古音古

節清麗芊綿縱橫變化惟先民之是程謂其非漢魏
非六朝非唐宋元明不得也然觀其古音古節清麗
芊綿縱橫變化惟匠心之獨運謂其即漢魏即六朝
即唐宋元明而亦不得也蓋其人既有矯然獨立之
操故其詩亦自有翹然獨精之詣耳不然值風雅衰
歇之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何以冥心獨造方
駕前人而能卓犖不羣如此哉往者袁君潔珊嘗謂
岷源爲詩須有專攻方成家數斯言也誠學詩之準
繩也然古人論詩謂三百篇中風雅各不相襲厥後

作者代興各有精神各有體貌曾無一相似者蓋善學古人者原在神而不在貌也杜子美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司空表聖云眞力彌滿萬象在傍嗚呼吾讀 岷源之詩吾益神往於子美表聖之言矣質之潔珊未審以余言爲何如也

中華民國五年中秋後二日 愚弟蒙古世榮拜撰

中華與國正爭中解第二日 墨子與公輸若
笑其之點點未審以余言爲所吸也

御和善圖 知誠之指吾益報其仇于美素之
萬卷不學曉音轉同空美聖文最代國語萬卷
學古人言與吾轉而不空轉出其于美素之
點點外與吾轉轉吾轉轉吾轉一隊以吾益

初集張序

余自弱冠弄柔翰即聞金州人士嘖嘖稱王氏弟兄
謂岷源君及其季海封也洎余讀書瀋陽書院君與
海封亦先後負笈省垣乃獲聯硯席親彬彬雅二陸雙
丁之目於茲益信丁酉海封貢成均以縣令需次保
陽旋病歿君時已成明經進士乃棄書出柄遼陽警
政安良緝盜赫濯有能聲高蔚然觀察詩云金州人
士秀且文王郎兄弟皆軼羣延平一劍化龍去干將
孤舉摩風雲者是也辛亥改革之秋奉省危機四伏

君奉檄筦軍械整戎行旋入帥府叅機要時余亦助理制軍文書草檄旁午恒至夜分一夕風雪饑疲甚就君煖宿釀共酌酒酣耳熱縱談時局及夫詐亂交乘波譎雲詭之故君憤然碎杯起目光電閃吐氣如長虹余曰雲愁月黯刁斗森嚴欲何處搔首問天耶君乃默然歸座洗盞更酌因與論古今人詩歌以舒抑塞君曰詩非吾所能顧願學焉乃檢篋出一冊眎余大都感時憤世託物見志之作雖篇幅無多而各體咸備五古尤勝音節骨采幾欲規兩晉而軼三唐

余曰作者抑何人其亦有心世道者耶何其婉而多
諷也君微笑不答乃悟爲君自作頓大驚異憶余與
君交二十年矣自校藝文場迄出櫻世網蹤跡未嘗
或疏未見其聳島佛之肩嘔長吉之肝追章琢句斤
斤然以詩自鳴而其詩之所詣乃如此英雄固不測
吾又烏乎測君哉君誠不欲以詩人自命世亦寧願
君自限爲詩人而君之詩則固詩人之詩也非詩人
而能詩人之詩此其所以可傳也今歲君應調來省
索觀詩冊視前益加厚亟爲刪訂付手民非欲以詩

傳君也正以君不以詩傳而詩乃不能不傳也眉山
蘇氏論杜少陵云此老詩外大有事在知此意者可
與讀君之詩矣

中華民國五年九月瀋陽張之漢

初集李序

捫參歷井者李白也挽河洗甲者杜甫也而大散關
頭鐵馬秋風者則陸游也之數子者類皆懷才不遇
舉其平生牢騷悲憤之氣一託之於詩故其詩亦往
往探風騷而窺漢魏蔚然成一代之宗斷非世間聳
肩叉手小兒所能模仿其一聲一調者也獨吾友王
君岷源所著之鐵龕詩草吾讀之吾再讀之而驚其
與數子之詩爲最近也蓋君以倜儻不羣之氣概發
爲沈雄悲壯之聲音其負才傲物不肯諧俗也則似